

不在成都一个多月,已经错过好多多种花的开放与凋谢了。

行前,莲座玉兰刚刚开放,女贞饱满的花蕾也一穗穗垂下来,准备把花香散布了。在南非看世界杯,打电话回来问,说桅子花已经开了。回国后,又在深圳停驻一段,还有来自外国的电邮,问我是不是该写到桅子花了。这位去了异国的朋友说,想成都时就闻到桅子花香。等到世界杯完结,半夜里回来,拖着行李箱穿过院子时,下意识也在搜寻桅子花那团团的白光,鼻子也耸动着嗅闻那袅袅的香气。可这一切都未有结果,不在成都这一个月中,我是错过桅子的花期了。

早上醒来,我就想,错过了桅子,那些紫薇呢?应该已经开放了,并且还没有凋谢吧。印象中紫薇花期是很长的,有诗为证:“谁道花无红百日,紫薇长放半年花。”这句诗是宋代诗人杨万里写下的。而且,不止他在诗中留下这样直白的观察纪录,明代一位叫薛蕙的人也有差异不大的纪录:“紫薇花最久,烂熳十旬期,夏日逾秋序,新花续放枝。”也正因为紫薇这个花期漫长的特点,紫薇在一些地方还有百日红这么一个俗名。

在南非旅行,常常惊叹其自然环境的完整与美丽,引我赞叹的,就有广阔稀疏草原上两种树冠开展华美的树,一种是长颈鹿伸着长脖子才能觅食其树叶的駝刺合欢;一种,羽状复叶在风中翻覆时,上面耀动的阳光真是漂亮无比。在克鲁格国家公园外的度假酒店,清晨出来散步,看见两只羽毛华丽的雄孔雀栖息在高而

粗壮的枝上。为了弄清这种树的名字,还专门在开普敦机场买了一本介绍当地植物的书。查到这树的英文名和拉丁名,再用电脑上的翻译词库,汉语词条下却没有与植物学有关的内容。也许,编词库的人,认为诸如此类的东西是不重要的。后来,还是华人司机兼导游在一条被这种树扶持的公路上行驶时说,哇!这些紫薇花

●大家小品



紫薇记

阿来

开放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漂亮的。他说,下次老师选在春天来,就可以看到了。

我说,什么?紫薇?

对,紫薇。

我说,怎么可能是紫薇呢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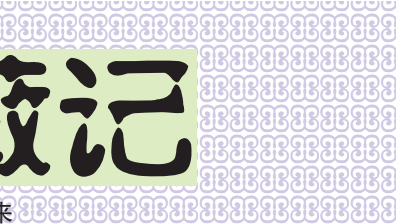
导游说,真的,大家都叫紫薇呢。

我说,不是又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起的名字吧。所以这么问,是他把那么漂亮的駝刺合欢叫做“牙签树”。因为树枝上的刺真就牙签般长短,以我们对待事物的实用主义和具象主义,就不求原来已经有的名字,而给它一个直指实用的,同时也少了几分美感的名命。

晚上在酒店上网查询,果然,这树正式的名字就叫紫薇,与我晓得的紫薇音同而字不同,并且分属两个不同的科,特征相距遥远的科。紫薇本身就是紫薇科,而

在中国土生土长的紫薇属于千屈菜科。紫薇树形高大,树冠华美,翠绿的羽状复叶在风中翻拂着,耸立在高旷的非洲荒野之中,那美真是动人心魄。这一科的树,我见过一种叫蓝花楹,满树的蓝色唇形花开放时,真如梦幻一般。

此紫薇与彼紫薇相比较,美感上就要稍逊一筹了。但是,抛开我们的城市气



候适不适宜其生长不说,就是这逼仄的空间,也难以对那些豪华恣意的大树腾出足够的空间。所以,我们还是深爱那些被古人吟咏过的紫薇。

紫薇是小乔木,很多时候是呈灌木状,理论上高度可到3~7米,但在园艺师的手上,它们总是难于自然生长,而是被不断修剪,以期多萌发新枝,树干也要长成虬曲扭结的模样。紫薇叶互生或对生,椭圆形、倒卵形,与紫薇的羽状复叶大异其趣。在深圳曾见过一种大花紫薇。一朵一朵硕大的花朵舒展开来,黄色的花芯分外耀眼,手掌大小的叶片也纹理清晰,

被海边的阳光照得透亮。紫薇叶子,形状与脉路的走向与大花紫薇很相似,只是缩小了不止一号,树干也更细小,更光滑,对人的抚摸也更敏

感。那种名叫含羞的草在人触动时,只是把叶子蜷曲起来,而紫薇是树,当你伸手抚弄它光滑的树干时,整个树都会轻轻震颤。如果它是一个人,我们从他的模样上,不会相信他是一个如此敏感的人,但这个家伙就是这么敏感。它的枝干看起来很刚硬,我们的经验中,刚硬与敏感是不互通的。它的叶片也是厚实的,上面似乎还有蜡质的膜,但凡厚实的,有保护膜的,我们也不以为它是敏感的。如果有人虚心一些,植物学也可以给我们一些教益。紫薇就给以貌取人者一个无声提醒。只是如今的人,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教训都难以记取,何况植物那过分含蓄的暗示呢。紫薇的花也很特别,看上去,那么细碎的一簇簇密密地缀在枝头,仔细分辨,才看出其实是很大的花朵,萼裂为六瓣,花冠也裂为六瓣,瓣多皱裂,正是这些裂,这些皱折,造成了人视觉上细碎的效果,让人误以为紫薇枝上满缀了数不清的细碎花朵。其实,那些长达十几二十厘米的圆锥花序上不过是五六支花朵。如若不信,只消去细数那里一簇簇顶着许多黄色花冠的花蕊就一清二楚了。

是的,在成都的七月,紫薇刚刚开放,离盛放的时候还有些时日,今年多雨,好几天不见阳光,气温低,紫薇的盛花期来得更加缓慢。那也就意味着,紫薇花将会伴随我们更长的时间。

但我已经等不及了,这天下午,天短暂放晴,身边也没带好点的相机,花又开在高枝上,身矮臂短,拍了几张,效果都不好,但也只好暂且如此了。



秋风吹来点点金 林大岫

●新书推荐

《文博典藏——长物志》

翟维纳

文震亨,明代士人,出身世家,曾祖父文徵明是“明代四大家”之一,以书画诗文名世。文震亨家学渊源,家养深厚,除传统学问外,于音乐、造园都有精深研究,前人评价他“长身玉立,善自标置,所至必窗明几净,扫地焚香”。

晚明文人的小资生活,“备它一顶轿,讨它一个小,刻它一部稿”。还要醉心于改园、造园,

营造自己的栖息之地。全书十二卷,分室庐、花木、水石、禽鱼、书画、几榻、器具、衣饰、舟车、位置、蔬果、香茗十二部分。本书所述,皆“寒不可衣,饥不可食”,更多寄托了晚明文人的名士情怀和审美情趣。作为中国的造园专著,本书在世界园艺界享有极大声誉。本书配以明以前器物图片近一千幅,张张精彩,实属难得。

●文苑摘英

钱币诗话

陈永坤

以钱入诗,最早见于《诗经·氓》中“氓之蚩蚩,抱布贸丝。匪来贸丝,来即我谋。”这里的布可以看作当时钱币的雏形。

我国的货币有着悠久的历史。贝,是我国最早的货币。《诗经》中有“赐我百朋”的诗句。当时,贝以“朋”为计算单位,两串10个或20个叫一朋。到了春秋战国,我国出现了布、刀、钱等主要货币。因此,诗人笔下又有了新的钱币诗话。如西汉卓文君的“男儿重义气,何用钱刀为”;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“势分三足鼎,业变五铢钱”;北宋诗人梅尧臣的“次观金错刀,一乃平五刀”等等。武德四年,开元通宝的出现,在我国货币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里程碑,并沿用至清朝灭亡。

然而,钱币也有两重性。明代画家沈周在《吟钱》诗中,把货币的功过说得明白,诗曰:“个许微躯万事任,似泉流动利源深。平章市物无偏价,泛滥儿童有爱心。”不过,历代咏钱诗文,对钱还是以致居多,诅咒“钱能通神”,“有理无钱莫进街”等弊端。清代诗人袁枚吟钱诗云:“一代帝王留字去,万般人事让兄骄。”这里的“兄”即是钱币的别称,叫孔方兄。袁枚此诗深刻揭露了金钱万能的现象。又如,唐代诗人李贺写的“榆荚相催不知数,沈郎青钱买城路”,辛辣地讽刺了东晋时沈充所铸轻钱充斥市场,欺骗庶民的行径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五花八门的钱币又成了收藏家的乐趣。清代文人士大夫庭是个古钱收藏迷,与“孔方兄”关系非常密切,入诗也多。一次,他的文友得一光中通宝古钱,向李光庭索诗。李苦于《钱谱》没有载,不知何时何地铸造,自叹是拈毫之题,但最终还是赋一长诗,其中有云:“适逢孔方子,初识孔中兄。一文持遣我,欲我长言賸。世系不可考,羌无故实徵。”又如,60年前著名的古钱收藏研究专家方地山,其女出嫁不备妆,仅以一珍稀古钱为礼,并自作对联一副,上联“两小无猜,一个古钱先下定”;下联“四方多难,三杯淡酒便成亲。”对仗工整,一时传为美谈。

但是,皇太极知道,代善属于抱二代、喂养二代,奴性比较强。只要努尔哈赤不抱他,不喂养他,他并不会主动争取汗位。他骨子里没有野心,一个亲王,就会让他不再追求。

皇太极通过16年的经营,在后金的大圈子里,他的小圈子已经初具规模。在他的小圈子里,具有军事、政治影响力的人,比比皆是。如果按照努尔哈赤1622年3月下发的关于汗位继承的文件,皇太极已经是继承汗位的第二人选。

1626年8月,努尔哈赤病重,他感觉自己大限日子将要来临,便决定离开清河汤泉疗养院,经太子河转浑河,乘船赶回沈阳。他想死在自己的皇宫里。

在离皇宫40里的瑯瓊堡,努尔哈赤撒手人寰。这个在位11年,活到68岁的老人,临终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。

皇太极得知努尔哈赤将不久于人世,便召集所有心腹、亲信,并当众约定:“大汗生前并未指定谁继承汗位,如果有谁敢在继承汗位上做手脚,一定要奋力除之!”

努尔哈赤去世,后金圈子里出现权力真空。这让在沈阳的一群贝勒们忙活起来。

由谁继承汗位,努尔哈赤并没有明确的指示。既然前任大汗没有明确指示,就得按照大汗关于确定后金政府下一届领导人的指示精神,由八大贝勒共议、选举产生。

阿巴亥陪努尔哈赤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。两个人在一起朝夕相处,生活了三四天。至于两个人在一起说了什么,干了什么,至今都是一个谜。

因为,从1626年8月7日,努尔哈赤从本溪汤泉乘船到浑河,是顺水行舟。如果他要赶在咽气之前,到沈阳交代后事,就不会在河上漂流五天之久。自从阿巴亥上船之后,船行速度异常的缓慢,像是故意拖延时间。在常人看来,非常不正常。

阿巴亥有三个儿子。她想把其中一个培养成努尔哈赤的接班人,是很正常的想法。

大金圈子里的各个小圈子,此刻达到了团结的高峰。大家放弃一切分歧,高度统一,目标就是干掉阿巴亥。至于彼此的矛盾,也要等干掉阿巴亥以后再谈。她是努尔哈赤最宠爱的女人,对努尔哈赤的儿

子们,她却是不可捉摸的魔鬼。

努尔哈赤已死,遗体弃舟登岸。阿巴亥还沉浸在丧夫巨痛之中,以代善为首的大小贝勒们,就找到了她,宣布了一个她难以接受的消息:大汗生前留有遗言,他死后,一定要大妃阿巴亥、庶妃阿迹根、德因泽殉葬。

在女真人及早期满洲社会,一旦丈夫要求老婆为自己殉葬,女人应该是无条件接受的。死法,就是用弓弦把自己勒死。

子侄们以汗命忠实执行者的身份出现在阿巴亥面前时,脸上是冷冰冰的。这个聪明的女人,不想争辩了。

阿巴亥自杀之后,诸贝勒将她与努尔哈赤的遗体同柩。于当天上午把努尔哈赤的灵柩抬出宫,暂时安葬在沈阳城的西北角。

代善、阿敏、莽古尔泰三大贝勒,岳托、萨哈麟、德格类、济尔哈朗四小贝勒,一起支持皇太极即位,其他的贝勒,如阿巴泰、阿济格、多尔衮、多铎、杜度、硕托这些有职无权的小贝勒,只能表示同意。

众贝勒一致拥护皇太极即位,意见达到惊人的统一。于是,在安排好努尔哈赤灵柩的第二天,由代善牵头,起草一份劝进书,请求皇太极继承汗位,统领后金圈子。

皇太极对这个代表权力、财富、地位的位置,整整惦记了16年。但是,颇有心计的他,这时候表现出他非常不愿意接这个苦差事的态度。

这时候的代善,一点儿也不糊涂。代善知道,他没有能力在后金圈子里当老大。既然他当不上,那么就利用好这个机会,大赚特赚一把,成为新一届领导人的积极拥护者。

皇太极越推辞,代善就越坚定他的劝束之心。他带领一群大小贝勒,在皇太极面前软磨硬泡,再三肯请。

12个小时过去了,皇太极十分为难地答应了大家的请求,同意出任后金国第二任领导人。但是,他有一个要求,要与代善、阿敏、莽古尔泰一起执政,4人一起管理国家。

9月1日,皇太极焚香告天,在大政殿接受群臣的九叩大礼,正式走马上任,并确定,改第二年为天聪元年。

连载

让宁又在姐姐家住了一晚,也被姐姐唠叨了一晚,再呆下去姐姐的唠叨还得继续,让宁就回来了。

让宁回来的路上都在恨富鱼,在心里骂富鱼,怪富鱼害了她。她想不明白,为什么认识了富鱼就无法接受别的男人了?富鱼哪里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?要地位?他没有!要财富?他没有!要个头?也就一米七,要相貌!一般带平常。是哪儿出了问题?是什么让她对富鱼这样人迷呢?她想不明白,她只有怨怒,怪富鱼,也怪自己。

回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,下车之后,她在街上给富鱼打了个电话,富鱼的手机关机。她更气,这个富鱼,很少主动给她打电话,她给他打又经常打不通。让宁快发疯了,仰起头来问苍天,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啊?

夜空中飘洒下毛毛雨,在路灯的光晕里,那细密的雨丝编织成网,把她网在其中。

十三

郭力顺比较关心富鱼,当着省里的编辑和江大佑的面就把富鱼批评了,他批评富鱼不应该跟老谈对着干,编辑部主任该接还是接过来,文学是大事业,不是他谈主席一个人的专利。富鱼解释说,不是我跟他这种人合作,是他这种人太不是东西。郭力顺说,正因为他这种人不是东西,所以这个编辑部主任你不能得接过来,文联的责任不在这个时候放弃了,你说说,你不当这个编辑部主任,事业谁干,李清那样的业余作者来送个稿子谁看?刊物没有人编,撂荒?李清那样的业余作者来了,谁接待?

富鱼知道郭力顺说的这些话都在理,富鱼不言声。

江大佑也趁火打劫说了一些富鱼的不是,平常不敢说,平常说了富鱼能抬脚踢他,现在眼前有郭力顺,有省里来的俩大编辑,江大佑有点儿恃无恐。他说“鱼哥这人挺纯洁,可性情太猛,谈主席当然有许多不对,可鱼哥做人太直接,眼睛太不揉沙子。”

江大佑这么说的时侯,省里的俩编辑不住地点头。

江大佑更加来劲:“这年头谁还在一些小事上认真,能和谐就和谐,许多事情上对着来,效果不一定就好……”

富鱼瞪了江大佑一眼,使暗令子让他住嘴。江大佑当成没看见,

继续说,富鱼不能发作,只能忍着。

郭力顺是最了解富鱼的人,是他主动换了话题。

郭力顺说:“省里来的这两个老师是来找李清清的,李清清的小说写出了风格,地域的东西给她写出来了,昭苏太河北岸的那个李桥能养出李清清这样的才女,可是那儿的荣耀。”

接着,省里那俩编辑就把李清和李清的作品《昭苏太河传》做了一番评价,说李清是萧红之后把东北写得最传神的人。这种评论富鱼认同,前些天富鱼看李清清的稿子还有这样的感受,他在给李清清的评语中也提到了萧红,他不是建议李清清走萧红的路子,他只是建议李清清从萧红那里突围,写写当下东北人的精神。也许是他富鱼短视,他当时感觉到了李清清的作品有模仿的痕迹,现在,省城来的两个编辑老师这么肯定李清,富鱼认同,也替李清高兴。

谈起文学来,富鱼立刻就来劲:“李清的作品能在省城的刊物上推出来,推向全国,我们这个县就算出来一个大作家,我们这个县的文人就看出前途了。”

郭力顺问富鱼:“两个老师准备明天就去李桥村,我这有个跟踪市长的采访任务,没有时间陪,你有时间吗?”

富鱼说:“我这个学不来,我宁愿学习雷锋也不学习江大佑。我学习雷锋好榜样,这话可是毛主席说的,我学习江大佑我早晚变成李连英。”

他们一边喝着酒一边说了上面这些话,话题回到当下的文学创作潮流上,或豪情万丈地畅想未来,或对当下一些作家作品褒贬扬抑,个个都是胸怀明月,心灵神至灵魂皎洁。

省里的一个老师说:“富鱼这样的人少了,我们认识的许多作家把情操保存在作品里,在作品里宣泄对世事人生的不满,生活中,他们早就学会了随波逐流、与世偃仰,这不是他们撒腿了,我认为这是他们的机智。”

修鞋,是都市生活中常见的一个行当。旧时,郑州几条主要街头就有身背木箱坐摊修鞋的匠人在等活,其所做之活除缝绽外,还有订前后掌及给新鞋定扁掌等。

郑州商业随着火车的到来而兴盛,四面八方的中外旅客和货物汇聚于此,西式皮鞋开始进入市场。由于皮鞋在当时比较昂贵,要请专门的皮鞋匠进行修理。随后修鞋这一行当很快发展起来,修鞋人开始在火车站附近的热闹场合吆喝着来揽活,遇有活计,放下木箱,坐在小马扎上就干起活来,顾客尊称他们为“修鞋匠人”又叫“修鞋匠”。匠人所带的木箱中不同抽屉里放着大小工具有:剪子、钳子、起子、锥子;还有擅刀、榔头、麻绳、皮绳、丝线、弯针、石蜡、皮跟、皮掌、胶水等。此外还备有大大小小的皮子块、旧轮胎等,都是补鞋用的材料。最重要的还有一把修鞋必备的工

●郑邑旧事

旧时郑州的修鞋业

王瑞明 杜丰荫

具铁拐子,两头是两只鞋底形的铁鸭子嘴。用的时候夹在腿间,可将要修的鞋底儿朝天地套在鸭嘴上,修起鞋来很方便。

据老街坊说: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南方几省来郑修鞋的较多,他们修鞋技艺给老郑州人留下深刻印象。1925年,在五虎庙附近(现二七广场),有一家湖北汉川县人郭修成开的“修成记”修鞋铺,有一手娴熟的修鞋技术,所修的皮鞋特别注重保证质量而相当出名。昔日皮鞋多革底,在订补前掌时,先将鞋掌需修理部位的旧底刮开,挑尽线头,翻开前掌皮,再换上新底革,并将其靠鞋启处片成薄片,插入鞋启与后掌的缝隙之间,再摊开旧皮,从腰槽齐鞋启处割开,以细线将前掌缝好,钉牢鞋启,最后上色,打蜡、擦接油。这样精细工细修的皮鞋底与新鞋无异。虽然修鞋工价略高,但顾客都乐于找他。所以在群众中一直流传着:“修鞋去找修成记”的口头禅,由于“修成记”修的皮鞋受到顾客好评,闹出名声。

旧时,修鞋行业所用的专用工具铁拐子,修鞋匠都称它是“八仙”中李铁拐所用之物,故被尊为本行业的祖师爷,受到崇奉。